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第十五卷 守糟糠義讓佳麗 儼宦豎智遣神偷

詩曰：全智全名持己端，使貪使詐用人寬。
宋弘高義誰能及，虞詡奇才更自難。

卻說董聞同著習風到國公寨中，把常更生的來書送于國公看了，備言自己不允他求婚之意。國公笑道：“先生前日放箭，只射他雞尾，不忍射他，便有憐他美貌之情。今日他來求婚，如何倒推卻起來？”董聞道：“前日不射傷他，原非憐其色，不過欲服其心耳。”國公道：“今若拒其請，何以服其心？”董聞道：“我董聞已有妻室，豈容停妻再娶？憶昔荊妻未嫁之前，寒家貧困，無以為活。內父頗有解婚之意，荊妻矢志不從，以致失歡于內父。今日幸得富貴，何忍負之？于情于理，誠有所不可。”說罷，即取筆來，于常更生來書後面寫下四句道：

羅敷今日未有夫，使君昔日已有婦。
婦不負夫婦之賢，夫若負婦夫之過。

國公看了，也取將筆來，寫四句在上道：

從一而終婦人吉，男子何必不二色？
一夫兩婦又何妨？如此堅辭太固執。

國公寫畢，擲筆大歎道：“先生恁般堅執，莫非因尊夫人閻政過嚴，先生不免有懼內之意麼？”董聞道：“非也。荊妻並不嫉妒，娶妾何妨。但若再娶妻，則斷不可。今彼是外國公主，豈肯相下？若娶，將來必然自恃其貴，反欲居荊妻之上，這怎使得？”國公道：“據我看來，那麼略不動念，真可謂心如鐵石矣。但彼好意來求婚，卻怎生回復他？”董聞道：“如今有一個計較在此，不知明公肯從否？”國公道：“有何妙計？”董聞道：“此女雖是外邦女子，原係小國一位公主。若論門當戶對，必須公侯貴介，方可與之作配。今明公冰絃甫斷，鸞膠未續，正可結此良姻，以訂百年之好。在下請為明公作蹇修，未議尊意以為何如？”國公笑道：“他本屬意先生，未必屬意于不佞。”習風在旁插口道：“那公主在常更生面前，極口稱贊國公爺的人物，與董爺無異。他求婚之意，原說二者之中，必居其一。只因常更生與國公不相知，不敢便把這話來唐突，故但與董爺議婚。”國公笑問習風：“這話可真麼？”習風道：“這是習風親聽得的，並非虛言。他還說國公爺前日墜馬之時，可惜被黑氣遮斷了，不能致之使來，錯了這個好機會。”國公聽罷想道：“據這等說，那麼公主果然有意于我哩。”心中暗喜，只顧含笑不語。董聞會意，便欲修書致常更生，竟與國公作伐說親。正是：

不作新郎宜作伐，既辭夫婿怎辭媒？

董聞先把書稿呈與國公看，國公假意推辭。董聞道：“此事必求明公允許，方為兩全。一來不虛了外邦求通上國之意，使其傾心歸順，是為有功于國；二來曲全了在下，不使以硬硬之性，開嫌隙于外邦，致遠人不服，有誤國家大事。”國公道：“雖則如此，還須奏聞朝廷，候旨定奪。”董聞使請國公一面拜疏，自己一面寫書于莊翰林、楊閣老，托他從中周旋，務得御旨，一面書札來至常更生營裡。相見畢，把書呈上。常更生拆之，其書云：

劣弟董聞再拜復書于元帥常兄麾下。從來嚶鳴與靜好，初無二理。吾兄與弟友聲誼篤，知貧賤之交不可忘，豈糟糠之妻獨可樂乎？弟願為宋弘，不願為黃允，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也。重蒙賢公主雅意，欲與上國為婚姻。魏國徐公，年少才高，尚未有耦，勝弟之卑門寒賤，已經娶室者，不啻萬倍。弟當為作蹇修，業已具疏請旨，不日將有恩命。乞吾兄轉達公主，慨從執斧之言，速罷荷戈之役，則匪寇媾婚，動獲貞吉矣。尚此布復，希照不宣。

常更生覽畢，隨即把去與公主看了，公主欣然允諾。便一面款待習風，教常更生寫書回報董監軍，一面商議班師歸國，一面遣人星夜回見國王，奏知結婚之事。國王聞公主聯姻上國，徐國公做了本國女婿，十分歡喜。隨令休兵罷戰，遣番官齎表入關附奏朝廷。天子既見了徐國公奏章，又接得華光國表文，遂命朝臣會議其事。楊閣老與莊翰林奏言宜從其請，於是朝臣都以為可。天子准奏，即差翰林莊文靖齎詔往華光國封王，隨帶黃金彩幣，賜與徐國公以為聘物，欽命成婚。莊文靖不敢稽延，即日出京，星夜前行。天子又以國公與董聞平蠻有功，特旨加賜國公祿米千石，加蔭一子錦衣千戶世襲；升董聞為兵部尚書。朝臣又議得華光國元帥常更生，原係中國人，今既投誠，宜授以官職。天子聞其已經自宮，意欲召為內侍，命尚未下。

且說華光國王聞天使來到，出郭恭迎。開讀詔書畢，設宴款待天子使，隨遣番官二員齎表入京朝貢。那邊國公接受恩命，並所賜金幣，即與董聞商議行聘之事。董聞道：“若但遣習風去，方為嚴重。”國公便差沙伏虎與習風同往送聘。選定吉日，國公行親迎禮，董聞也相陪同往。其男女兩家迎娶儀仗之盛，遣嫁奩具之禮，自不必說。國王令常更生隨公主入中國。那時國公因在軍旅之中，不便洞房花燭，且請公主暫住公館，俟班師回到南京府第中，然後成親。一面大排筵宴，款待莊文靖與董聞、常更生三人。另設一席款待習風，命沙伏虎相陪。飲酒間，莊文靖說起前日審辨路小五誣首一事，董聞稱謝不盡。國公道：“那宿積一向監禁在此，要等拿獲路小五一齊領落。今路小五已在京師正法，宿積合當就本地處決了。”董聞想起當初董濟曾說飛簷走壁的人也有用得著他處，因對國公說，免其一死，將他閹割了，送與常更生做個親隨。正是：

一個自宮，一個被割。
同是閹人，彼此各別。

且說常更生聞得朝廷欲召他為內侍，遂于莊文靖面前，把自己出身履歷，及如何犯罪、如何托身山寨、如何自宮、又如何竄入外國的緣故，細述一遍，因說道：“我常奇頗負志略，斷不肯與貂蟬為伍。伏乞大人代奏天子，但使常奇居外備將帥之職，不須居內從閹官之後。”董聞也說：“常兄是天下奇男子，豈能受閹宦辱之。”莊文靖道：“不佞前讀足下檄文，開人所欲開而不敢開之口，吐人所吐而不能吐之氣，能使天子追復久廢之年號，褒贈已死之忠良，其功不小，真乃一時豪傑。豈容屈在黃門之列，辱以寺人之役乎？但檄文中所言，未免過于激烈。雖聖心釋然，恐朝中不無竊議者。若能更立軍功，便可以塞眾口。今山東大盜寇尚義，常常劫掠往來官府，並起解的錢糧，朝廷甚苦之。足下既與他相知，倘得召之使降，則朝廷有褒功之興，自當擢居元戎，必不至以宦監相辱矣。”常更生道：“這不難。現今賤內馬幽儀在寇尚義山寨中，小可正要到他那寨裡去一會，管教招他來降順便了。”莊文靖聽

說，因問起馬幽儀之事，董聞便述馬幽儀與常更生相厚之情，及其前後堅貞之操。國公道：“他不但貞操可嘉，抑且文詞足尚。”因教董聞取出他所寄的書來看，常更生也把他寄來的書取出。莊文靖看罷，稱贊道：“我也久聞馬幽儀之名，然只道他有才有色，不想又有此節操，可敬可羨。”常更生道：“他既不負我，我何忍負他？異日我若得與朝建功立業，雖不能蔭子，也還須博個封妻。”於是國公與莊、董二公一齊都道：“這一副五花官誥，在我們身上奏請與他便了。”常更生拱手稱謝。正是：

監軍不棄婦，闡帥亦思妻。
但得同心者，白頭永不離。

當下常更生先打發習風回山寨去，報知馬幽儀與寇尚義，自己卻奉了公主，隨著國公班師回南京。莊、董二公也打從南京一路回朝。不則一日，到了南京，合京大小官員都來迎賀。徐老國公排宴慶喜，隨擇吉期命小國公與月仙公主成親。一對少年夫婦，美滿恩情。有詩為證：

冶女配才郎，中朝合外邦。
文章真可匹，武略亦成雙。
繡枕為營壘，牙牀作戰場。
馬頭今已對，雉尾落何妨。

莊、董二人與常更生在國公府中飲用了幾日，別過了國公，常更生並拜別了公主，一齊赴京。莊、董二人引常更生入朝見駕，天子降溫旨慰勞董聞。董聞奏道：“常更生，其才略可備干城之選，不當以闖人目之。”天子問道：“莫非在江西殺人報仇犯罪在逃的常奇麼？”董聞道：“正是此人。陛下既須恩赦，常奇之罪，已在赦前。”莊文靖奏道：“常奇才略可用。今山東大盜寇尚義作亂，頗為國家之憂。若使常奇領兵討之，或剿或撫，相機而行，則盜氛可清，地方得以無虞矣。”天子准其奏，著常更生仍復原名常奇，授總兵職銜，相機剿撫山東。一面委本地將佐整頓兵馬，一面自引親隨數騎，逕往寇尚義山寨中來。寇尚義與習風下山迎接入寨，相見畢，請出馬二娘來相見了，各訴闊懷，酌酒相慶。馬二娘出所制集唐詩二首與常奇看。其一首，是聞天子頒赦後，常奇猶在關外與王師對敵，憂之而作。詩云：

征西車馬羽書馳，勝敗兵家不可期。
聖世即今多雨露，憐君何事別天涯（音遺）。

待有感而作詩云：

自憐深院得迴翔，百轉流鶯繞建章。
至德無瑕闡宦習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

常奇看了，笑道：“量我豈肯做內侍的？不意欲以此見召。多虧莊學士與董尚書保奏，故用我為將帥，不用我為宦官。今日得到此間與你們相會，皆二公之力也。”因便勸寇尚義及早受了招安，博得一官半職，好替我家出些力；不可久據山寨，負固不服，致勸刀兵。寇尚義平日也常聽馬二娘勸諭，及習風回寨，報說常大哥已歸順朝廷，他也有意投降。今聞常奇之言，便欣然允從，即日散遣眾嘍囉。止有鮑兩情願相隨，不肯散去，常奇收他為牙將。寇尚義與習風兩個隨著常奇，並馬二娘，一齊來到山東省城中。常奇安頓馬二娘于自己衙署內，一面率領寇尚義與習風去參見山東撫、按；一面具文申報兵部，說寇尚義等已受招安，地方已平靜。董聞見了申文大喜，隨啟奏朝廷，山東撫、按也具疏奏聞。天子降旨，即擢常奇為鎮守山東總兵官，掛武功將軍印；寇尚義為參將；習風為游擊，一同鎮守山東。正是：

既從異域為元帥，又向中朝作總戎。
保奏全虧良友力，不隨闖宦入宮中。

常奇雖做了總兵官，天子還道他是閉割的必無妻室，故馬二娘未有封誥。董聞正同奏天子，替他討封，恰值徐國公因賜婚之後，入朝謝恩天子。天子置酒于御苑中，召諸大臣一同賜宴，莊文靖與董聞俱在席。時有華光國貢來白鹿，其大如馬，天子令其內侍乘之，往來馳騁，與馬一般。天子大喜，命諸臣作《白鹿賦》一篇。國公遂把常奇所作《白鹿賦》奏之，天子擊節歎賞。國公奏稱此係常奇繫華光國時所撰，天子道：“既常奇有此文才，豈可使居武職？朕當召之入宮，著他教眾內侍讀書，朝夕趨承左右，以備顧問。”董聞奏道：“常奇原非內監出身，有妻馬氏，未蒙封誥，正欲仰祈恩典。今若使之棄妻孥而入宮禁，在陛下以為寵異之，而在彼則反以為苦矣。”莊文靖奏道：“常奇有歸命之誠，又有平寇之績。若使與奴婢同列，恐非朝廷獎義報功之意。”國公亦奏道：“彼異域之君，猶知重常奇才略，使為元戎，不使為宦侍，豈天朝用人，反屈辱才略之士？”天子聞奏，猶豫未決，沉吟不語。三人不敢再奏。宴罷，謝恩而出。董聞才回第第，只見有一個小內監來拜謁。董聞叩其來意，原來是司理太監鄒寵差來打話的，要常奇送與黃金一千兩，便保他不召入宮。董聞滿口應承道：“只要不召入宮，待我通信與他，教他把黃金送來便了。”小內監應諾而去。正是：

近人會弄權，遠人拗不過。
小人要素賄，正人沒擺佈。

董聞打發小內監去後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鄒寵瞞著天子，勒索重賄，殊為可惡。若不依他，奈他是君側之人，又常得寵之時，須惡他不得。若要依他，莫說常善變是個疏財好義，急切裡沒有這千兩黃金，就使措處來送與他，他將來必定誅求無已，那裡應負得許多？若稍不遂其欲，到底要弄出事來，如何是好？”左思右想，忽然想出一條妙計來，連忙修下密書一封，差心腹家人李能，星夜去山東去寄與常奇，教他依計而行。常奇看了書大喜，道：“此計甚妙！”便密喚宿積進來。那時宿積已經闖割，做了常奇的伴僮，相隨在山東任所，一呼即至。常奇分付道：“我一向收你做個親隨，並不曾有甚用你處，今日卻要用著你了。”宿積道：“小人本是該死的人，幸得性命。在老爺麾下，蒙老爺看顧，沒甚報功。今日有何使令，情願不辭辛苦做去。”常奇道：“我當初在山寨中，曾拿得一個小太監，叫做平易。我借他的腰牌掛著，出去行走，並無人盤詰。如今那平易已死，他的腰牌我還留下。今與你衣襟，我要差你到北京去幹一件事。”宿積道：“老爺要幹何事？”常奇附耳低言如何如此，宿積領諾。常奇即便寫書一封，付于宿積藏好，又給與些盤費，教他一徑望京師去了。說話的，畢竟董聞書中傳的計策，是甚計策；常奇附耳說的言語，是甚言語，何不明明道出？卻露尾藏頭，費人猜想。看官不須性急，從來奇奇怪怪的事，正妙在使人猜想不出。若先對你說了，便不見得後來的奇幻。你

且側著耳朵，待我慢慢的說與你聽著。正是：

奇文未許常人測，妙計還須側耳聽。

且說宿積星夜奔至京師，打扮做太監模樣，掛著腰牌，來到鄢寵門前探望。人見他是個太監，便不來盤問。太監府中是沒女眷的，內外防閑原不甚緊，況鄢寵手下小太監甚多，出入行走的絡繹不絕。宿積混在家內監中，閃入府裡。守到黃昏以後，放出那飛簷走壁的手段來，先跳上屋樑，向黑暗處一堆兒伏著。等至更深人靜之時，把他那伙司理監的印兒偷取，向屋上一道煙走了。鄢寵天明起身，只見印匣已開，不見了印，大駭道：“臥榻之前，有誰來到？此必本衙門人偷去的。”便將合府的人逐一查拷，略曉得些故事，因對心腹小內監說道：“當初唐朝宰相失了相印，竟不驚惶，也不追尋，過了半日，那印仍在舊處放著。人問他是何故，他道：‘我的相印，那人偷去何用？不過要私印什麼文書耳。印畢，自當見還。我若求之太急，彼將懼罪，欲減其跡，勢必投之水火，不可復得矣。今我聽其自然，不去追尋，那人便好把來還我。’於是家人都服裴公之高見。我如今也學它，不去追尋。過了今夜，包管明日那印兒便有了。”眾內監半信不信，且各歇息。

到第二日，鄢寵起來，看印匣中依舊空空如也。那時才慌了手腳，想道：“不好了，這偷印的，不是要印甚文書，竟是要害我性命了。我失了這印，萬歲爺知道，發怒起來，真有性命之憂。怎生是好？”一時沒奈何，且托病閉門至夜間，睡不安席，翻來覆去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巴到明天明，忽聞小內監傳聞道印已在後堂屋樑上尋獲。鄢寵聽得，分明拾了珍寶，忙教取來。只見印上縛著一封書，拆開觀看，上寫道：

山東總兵官武功將軍常奇，再拜書于司理鄢公麾下。這有客從京師來，持老公公寶印一顆奉獻。某不敢隱匿，隨令齎還，伏乞檢收。前聞老公公欲索某黃金千兩，今此印已足當之。嗣後宜相忘于江湖矣。專此附達，統希台照。

鄢寵看了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搖頭吐舌，半晌做聲不得。想到：“怎麼常奇手下有這樣異人，到我臥榻之前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山東至北京，也有好些路程，卻只一日拿了印去，又只一日送了印來。想那人有劍術的。曾聞劍術通仙，能劍顯通身，遊行空中，頃刻千里。他眷這樣人在身邊，便若取我的頭，也如探囊取物。這偷印取印，明明送個信與我。我如今不要去惹他，倒該降心抑氣的去結交他才是。”便寫下一封婉轉致謝的手書，差的當人到山東，面見常奇叩謝。常奇厚賞來人遣回，不在話下。

看官，你道宿積偷印之後，果然於兩日內到了山東，又取了常奇的書，來到北京，恁般迅速麼？不知常奇這封書，就是宿積在山東起身時，預先付與他藏著的。宿積偷了印，並不曾回山東，只在京城裡伏了兩日。到第三日五更以前，卻把這封書縛在印上，仍飛身至鄢寵府中後堂屋樑上放下。前日董聞書中傳的計策，便是這條計策。常奇附耳說的言語，便是這言語。鄢寵怎知其中就理？只道偷印的人一日到山東，一日到北京，往來如風。好像田節度牀頭，被薛僕射家的紅線盜了金盒；又像郭令公府中，被崔牛家崑崙奴盜了紅綃的一般。如何不怕？有殘句言語說得好，道是：

一個大閹人，失落一個小閹人，本來姓平。一個真閹人，換出一個假閹人，改號更生。一個自閹人，再收一個被閹人，卻是賊精。一個活閹人，又頂一個死閹人，潛出京城。一個文閹人，願做一個武閹人，在外典兵。一個貪閹人，偏向一個窮閹人，問他要金。一個奇閹人，羞于一個賤閹人，入內趨承。一個內閹人，卻被一個外閹人，嚇碎了心。

若論宿積前日的罪犯，本該斬首。董聞因想著董濟之言，免其一死，不意今日竟有用他處。孟嘗君收養狗盜在門下，虧他盜了狐白裘，方才出得秦關。虞詡治朝歌，募取偷兒，以賊攻盜，遂成平盜之功。可見君子用人須把眼界放寬些。也有幾句口號說得好：

前盜牀頭金，是小人使他害君子，其罪難饒。今盜牀頭印，是君子使他嚇小人，其功已立。前窮途中餉，是小人使他害小人，幾受其殃。今奉書中計，是君子使他勸君子，頗得其力。同一盜而正用之，則為義盜。猶是賊而善用之，則為佳賊。劫銀還銀，在二柳之下，義矣常奇。取印還印，只兩日之間，佳哉宿積。

閑話休提。且說鄢寵分付手下太監，把失印一事隱過，不許走漏消息。將常奇這封書私自焚毀，以滅其跡。一日侍天子，見天子命一個小內侍，把常奇所撰《白鹿賦》背誦來聽。鄢寵候天子聽畢，從容奏道：“常奇這人雖有文才，卻是個狂烈之士。初時殺人報仇，後來逃入異國，興動干戈。今雖歸降，到底可近不可近。不若予以爵祿，並封其妻，使居于外。彼志得意滿，自能為國家捍圍備患。若欲召之入宮，使趨侍左右，彼抑鬱不得志，必心懷怨望。萬一生出變故來，恐非所以保護聖躬，安全王國也。”天子平日本是極聽信鄢寵的，即准其所奏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美人生色，虛名亦足千秋；豪傑揚聲，佳話完成一段。正不知怎生結束，且聽下卷分解。